

卷一百三十二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驚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以上將帥之任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

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程頤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

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頤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爲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無所失雖無功亦无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于廟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為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征禹乃會徵也群后誓戒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知之貌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

征之蓋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

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

大戰于甘地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侮輕忽五行

怠棄不用三正寅子丑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左車不攻也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也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
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
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
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
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
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
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
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
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
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
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
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
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
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其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
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
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
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

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
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
中皆必以天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
於有扈亦謂天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
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
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徂征之師有扈之
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
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
故正之苟在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
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

申奉奉以恭爲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
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於
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
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卽禹之祇承禹之祇
承卽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
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
乎

亂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擾亂也

天紀遐

也遠

棄厥司

之所司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也行天罰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

山名

岡

也

玉石俱焚天吏逸

也

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畔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又言火炎崑岡不

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

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

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

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

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

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

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

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

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

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

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臣竊以謂篇

中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織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

格

至也

爾眾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眾發命述其所以與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

扈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矣

泰誓王曰

追稱之詞

嗟我友邦

親之也

冢君

尊之也

越

及也

事治事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祭社于冢土社大也以爾有眾底致也天之

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

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秦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爲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爲之辭告于神則曲爲之禱是以人命而據其貪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也果毅以登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臣按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啓誓師于其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卽其誓之意也然其誓以用命不用命爲言泰誓則以迪不迪爲言

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迪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

步趨七步乃止齊整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擊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之行止於六七步馬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

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執夷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也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爲尚以武勇爲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爲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勗哉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殺三勗其尚武勇而弗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乎其入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奔走執豆也鼈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臣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士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底至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魯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計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决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决不可爲也一已爲

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宣王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

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厥虎臣闕奮怒

貌如虢虎之虎鋪布敦厚也淮濱仍就執醜虜截不可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

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征徐

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

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允也信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徐方不回也還王曰還

歸而歸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

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

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

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

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

執醜虜疾而栗衆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動

也則不可禦絲絲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

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

徐方之來同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

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

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

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也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弓一彤矢百茲黑弓矢千秬黍鬯香一卣尊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也遠王
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所

俘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至酒告大賞徵會召諸侯

討貳討有二殺舟之僑濟河先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頤

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也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黃幹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

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之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故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爲法而以李廣爲

戒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

募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况國家之粟

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勅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百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旣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閱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以上出師之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二



所
圖
書